

第十三章 計劃

“喬治，我們去禮查飯店，點12盎司牛排，慶祝你打贏官司，”艾瑪等高易告別伯頓醫生，送走容嘉樹陪同的朱白氏后，在英國領事館門口對未婚夫講。

“好主意，我的胃快餓穿了！”

半小時后，高易和艾瑪坐在禮查飯店二樓餐廳靠窗的餐桌上。隔著洗擦光亮得近乎透明的玻璃窗戶，自北向南的黃浦江和自東向西的蘇州河盡收眼底。透藍的天空，浮著純白如棉不含一絲雜色的雲朵，邊緣被夕陽鑲成金黃，隨著空中的風，互相追逐趕路，給躺在底下金紅色的浩蕩水面，帶來時而閃爍，時而隱匿，千姿百態的波光倒影。幾艘蒸汽船，通體漆黑，船身瘦長，船上高高的煙囪持續吐出煙來，船上有桅杆，卻沒有挂帆，煙柱的角度隨船行的速度加大傾斜，船尾飄揚著注冊國的國旗。英國皇家海軍的主力艦“切斯比灣號”依然挂滿捲起的風帆，火炮蒙上炮衣，雄姿英武地泊在靠近浦東的江面上。同長毛的戰爭已近尾聲，不久的將來，這艘第二次鴉片戰爭后一直駐扎在揚子江下游的軍艦，即將出訪其他亞洲港口，耀武揚威，睦鄰敦誼。

外灘圍繞建築的草地，在夕陽的照耀下，綠得水靈鮮活。眾多矮小的駁船停在沿外灘的碼頭邊，沐浴收工后的寧靜。面朝東的建築物，被西沉的太陽構描出顯明的輪廓線，正面卻套上灰不溜秋的臉色，如同昏然欲睡的成人。外灘，這個租界時代的金融區，幾十個洋行的集居地，經過一天的忙碌，帶著無數成功的交易，失敗的嘗試，新燃的希望，等待的焦慮，興奮的慶祝，辯論的激昂，默默的期望，痛苦的放棄，進入黃昏的休眠。

黃昏，給禮查飯店帶來的卻不是矇矓睡意，而是華燈初上的抖擻精神。儘管今天不是周末，沒有樂隊演奏助興，餐廳裡還是出現了不少稀客。坐在靠近樂台的那張桌邊的是科

爾切斯特三世男爵阿博特，和隨兒子來上海訪問的安基裡八世公爵夫人伊利沙白堪波。她的兒子正和一群穿著伊頓公學校服的同學，熱鬧非凡地在鄰桌向皇家地理協會亞洲分會的終生會長何伯海軍上將問這問那。這些伊頓公學的中學生是跟隨亨利貝斯，皇家地理協會副秘書長的地理學家，暑期來揚子江考察水文的。隔開幾條過道，較靠近餐廳底部的餐桌上，坐著今年四月剛當選的工部局董事會新任總董亨利顛地，他是大鴉片商顛地洋行的大班，和他坐在一起的還有已經卸任的董事會總辦皮克伍德，剛剛上任的新總辦古爾德，和艾瑪的舅舅，怡和洋行大班威廉凱塞克。不過，艾瑪並沒有注意到舅舅在場，她的注意力全在犒賞高易的12盎司牛排餐上。

從通往廚房的木門，走來一個腰杆挺直的馬來亞侍者，端著不鏽鋼罩子蓋住的盤子，放下在高易和艾瑪的桌上，光可鑒人的蓋子被提起，露出橢圓形的白盆子上一塊半尺長，兩寸半厚，四寸寬的焦褐色牛裡脊，蓋滿香料的表面還在吱吱作響，冒著細小的油泡。

“請問兩位，可以切了嗎？”

艾瑪點頭。

侍者把牛裡脊連盆帶蓋移到另一個侍者推來的邊枱。邊枱上層，放著一塊干淨得像嶄新般的原木砧板，和兩隻裝有正在冒熱氣的土豆胡羅卜青豆等配菜的白盤子。侍者從邊枱的下層抽出一柄雙刃尖叉和一把長長的尖刀，好像有規定位置似的，一左一右，放在砧板兩邊。然後，向首席侍者打了一個眼色，自己退到一邊去。

戴白領結的首席侍者，臂上挂著一條邊角鏤花的白餐巾，有條不紊地過來，操起尖叉和長刀，在空中將刀刃往叉柄上刮了刮，磨利刀鋒，然後，左手用尖叉按住牛肉，右手持刀熟捻地切起來。他看上去切得並不快，但是厚薄均勻的牛肉片帶著微微血絲，迅速堆在移動的刀鋒後面，半透明的油汁捲著鮮艷的血水，隨著每一處落刀，滑入砧板的血槽。最後，他將肉片以四分之三和四分之一的分法，放在兩個裝配菜的白盤子裡，放下刀和叉，用白餐巾擦去手掌的油膩，於此同時，端盤和推枱的兩個侍者將白盤子分別端到高易和艾

瑪桌前。四分之三的那份給高易，四分之一的那份給艾瑪。

“請享用牛排，”首席侍者禮貌告退。

剩下兩位侍者，一個收拾邊枱上的砧板和刀具，另一個詢問需不需要黑胡椒，然後，一手高高舉起細長的木質胡椒桶，一手轉動桶底的搖把，將一波黑胡椒撒在高易的牛裡脊上。

高易實在太餓了，用銀叉挑起粉紅色的牛肉片，正反兩面略微沾了一下盤子裡的汁液，送往嘴裡。又嫩又滑的牛肉，在牙齒間毫無抗拒地酥散了，肉汁不知不覺經過牙縫，從嘴角流出，挂在他修剪整齊的金黃色短須上。幾口以後，胃裡的飢餓稍稍得以平息，他的挑起牛肉往裡嘴送的頻律放慢下來。

“真不好意思，太餓了，”他對艾瑪作了一個調皮的鬼臉。

“我的一份，你也要嗎？我一共點16盎司，關照侍者分給你四分之三，不然，我也要像沙遜先生一樣，有口難辯了。”

“艾瑪，為了這個案子我忙了好幾天，現在總算贏了，我們能不能談些別的？比如說，你的學校最近辦得怎樣？”

她穿著一件紫色絲綢連衣裙，上身配有櫻桃色的緞帶，下身裙擺蕩漾，鑲寶石的耳環，對著有棱角的威尼斯水晶玻璃杯閃耀出眨眨的反光。她水靈靈的藍眼珠，比杯子裡的香檳酒還要明澈光瑩。

“有挫折，有成就。最主要的是，學校的宗旨是什麼？還不明確。你能提些建議嗎，喬治？”

艾瑪向未婚夫講起她為華人兒童所辦的學校近況。自從兩年前長毛的軍隊逼近上海，大批華人難民兒童出現在租界，艾瑪和托瑪斯牧師合作，從籌款到尋找住所，聯絡租界裡的工部局和各路基督教會，建立起“戰地華人兒童收容所”，供吃供住，前前后后收容了上千名華人兒童。開始的時候，收容的努力重點放在解決華人兒童的溫飽上，漸漸地教會覺

得這是傳播福音的良機，便在收容所裡開展傳教活動。鑒於收容所裡的很多兒童是文盲，為了傳教，必須先要或至少同時進行掃盲。關於用什麼教材，請什麼人來教誨兒童，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困擾：起初請華人老秀才，按照華人私塾的形式來掃盲，可是這些老秀才對西方東來的基督教抱有戒意，往往在教學的時候給兒童灌輸一些敵視教會的觀念，使福音傳播遭遇困難。後來改用教會的西方工作人員來掃盲，這些西方人本身的中文底子參差不齊，結果造成傳教的效果也參差不齊。有幾家教會有幸能聘到中文淵博的傳教士，如傅蘭雅林樂知等人當教習，便在收容所的基礎上辦起了租界上的雛形教會學校，如長老會辦的清心書院，聖公會辦的文紀女校和男塾。其他沒有如此幸運的教會，隻能停留在供吃供住的收容所地位。

艾瑪直接管理的收容所裡有40多個兒童，為了能把收容所改進成傳教的場所，她也在收容所裡籌辦學校。

“誰當學校的中文教習？”高易好奇地問。他已吃飽喝足。

”阿芳。“

”你是說那個從青浦收容來的女孩，你現在的使女？”

”是的。中國人看起來年輕，其實，阿芳的年齡比我小一歲，今年已經18歲了。如果你還記得她的身世的話，她婆家的人都在戰難裡死了，她生過一個孩子，也在戰亂中失散。要不是那個愛爾蘭水手把她買下來，她現在一定會被人販子賣到很可怕的地方去。所以，她很感激我們西人。她是收容所裡第一個受洗的教徒。”

然後，艾瑪告訴高易，阿芳3歲時，按照一種奇怪的中國習俗，作為兒童新娘嫁給青浦方秀才的兒子，方家待她像女兒一樣，讓她讀了5年私塾，所以她的中文很好。這也就是為什麼外出時艾瑪要把阿芳帶在身邊，作為貼身侍女，凡是遇到比較復雜的中文問題，都可以由阿芳搞定。

“既然中文教習有了人選，你的學校不就可以開學了嗎？”

”開學容易，畢業難。喬治，你可能不清楚，現在租界裡有的華人把我們收容所看作是白佔便宜的地方。我不是在抱怨供養一群素不相識的華人兒童，我有這個財力也心甘情願負擔他們的開銷。你沒見過他們剛進收容所的時候有多慘，冬天，他們的腿直到膝蓋是光光的，腳上要麼是用稻草系著的草鞋，要麼是光腳，在冰冷的泥地上行走。我很高興看到他們在收容所裡穿暖吃飽，不再受肌寒煎熬。我把這看成是神給我的機會，通過幫助他們來分享神所賜給我的一切。但是，最近我發現有的孩子浪費糧食，好睡懶覺，把新衣服偷偷捐給收容所外的華人賣錢。如果，我讓阿芳當教習替他們掃盲傳教，他們很可能借此賴在我這裡，把收容所當作永久的免費療養院，這可不是創辦收容所或學校的初衷。你說對嗎？“

”現在收容所裡誰在煮飯打掃？“

”我特地雇了兩個佣人煮飯打掃。這難道有什麼問題？“

”有大問題。艾瑪，你還記得今天出庭作証的那位華人老太太嗎？“

”記得，她叫朱白氏。“

”她小時候待兒子好不好？“

”好。。。喬治，你該不會是在講我把收容所的孩子們寵壞了？“

”千真萬確，你把他們寵壞了。收容所裡的華人孩子，不管有沒有爹媽，都是窮人家的孩子，進收容所前，他們很可能沒有吃過一頓飽飯，穿過一件新衣。為什麼，進了收容所幾個月後會浪費糧食？這和朱白氏的兒子揮霍家產不是一樣的嗎？“

”謝謝你的提醒，真不愧是大律師的嘴，出庭時拿牛排餐比方117號地產縮水，下庭後拿朱白氏比方我寵壞收容所的孩子。真擔心有一天我老了，你會把我比成什麼？“

”你永遠不會老，就像你耳環上的寶石。“

”這個比方還過得去。那麼，喬治，你覺得對收容所的孩子，我該怎麼做呢？“

”以倫敦的職業學校為模式，把收容所辦成半工半讀制的學校。讓一個目不識丁的窮

孩子，經過你的學校，學得社會需要的一技之長，那麼這個孩子就不可能賴在你這裡，而是有充足的動力要去社會求發展。“

”你把我心裡模模糊糊想到的東西，三言兩語整理出來了。對於半工半讀，你有什麼具體的建議？”

”讓我想想，“高易望著面前裝香檳和紅酒的兩個杯子，端起裝紅酒的那杯，喝了一口，思路頓開，發揮起來：

”首先，我覺得你應該辭退那兩個做飯打掃的佣人，讓孩子們（當然排除8歲以下的孩子）自己輪流負責做飯打掃，規定過了開飯時間沒有飯吃，領新衣服時要用舊衣服來換，誰做的好有獎賞，誰做的不好，誰浪費糧食，就取消下次做飯和領獎的資格，這樣一來就不會有人浪費糧食，偷捎衣服，好睡懶覺了。然後，把學校的課程分成三類：第一類是掃盲和傳教，由阿芳負責，每一個孩子必須出席；第二類是男生學藝，讓男孩子學習租界社會需要的技能，比如園藝，種植，木工，印刷（這個技能目前上海的教會很需要）；第三類是女生學藝，讓女孩子學刺繡，針線，廚藝。逐漸做到學校的桌椅，學生的衣服，校園的保養，都由學生自己動手來做。倫敦那些職業學校還提供打字，速寫，記賬等辦公室文書工作的訓練，這些技能上海租界社會將來也會需要，不過就你現在的學校而言，我覺得開辦這些課程還不到時機，應該留待下一階段再說。你覺得我的上述建議夠具體嗎？”

”喬治，我覺得你應該來當我的校長，我真沒想到你有那麼多一套一套的好計劃。”

高易非常高興艾瑪欣賞自己提供的建議。出身富裕的未婚妻，不是一個樂意在家裡坐享尊榮的花瓶，而是一個血液裡沸騰著創建宏大事業的女性。錢，對她不是動力。和一個標新立異的目標綁在一起，才是生活中真正值得怦然心跳的豪舉。

“艾瑪，兩年前你勸我離開江海關時，你對我說上海租界樣樣都有，獨缺一家像樣的律師事務所。現在，我要對你說，加上我的這間卑微的律師事務所後，現在上海租界裡樣樣都有，獨缺一家像樣的大學校，一家培養既滿足租界發展需要，又為自己謀福利的人才

大學校。不要看輕你正在創辦中的學校，說不定就是那家大學校的先行。有個好計劃，今天的螢火虫，就是明天的燈塔。“

”螢火虫和燈塔，我喜歡這樣的比方。“

”什麼好計劃？“一個聲音從艾瑪腦后傳來。

”噢，舅舅，你也在這兒？“艾瑪突然發現凱塞克大班出現在身后，驚訝地問。

”不敢驚動你們說悄悄話，所以等你們吃完了，才過來。能不能分享一下你們的好計劃，告訴我和你舅媽？“

”舅舅，我們是在說我辦學校的好計劃，“艾瑪紅著臉說，她知道舅舅以為高易和她在談論婚期。半年前，她和高易搭蒸汽船回英國，在家鄉蘇格蘭玻斯郡浸禮會教堂高易父母的見證下訂了婚。但是，回到上海租界后，各忙各的，還沒有確定婚期。

”喬治，我過來是想告訴你，新任工部局總董顛地先生有事情請教你，不知現在方便嗎？“

”舅舅，我們已經吃完了，你帶喬治去見顛地先生，我先回家。“艾瑪知道舅舅凱塞克大班若非有要事是不會在餐館這種地方輕易驚動自己和高易的。”請不要太晚了，喬治已經忙了一天。“

”放心，艾瑪，我會用我的馬車送喬治回家的。“

走過蠟刻打得發光的拼花地板，凱塞克大班把高易帶到餐廳隔壁的休憩室。這是一間用緬甸楠木做護壁板的大房間，地上鋪著英國紅地毯，牆上挂有南非野鹿野牛的頭部制成的標本，用金屬架子托住的印度象牙和澳大利亞的駝鳥蛋化石。從房間中央到四周，貌似毫無規則，但卻沒有雜亂無章感覺的擺著好幾把咖啡桌，桌邊是套著英國紅絲絨的單人沙發，沙發的靠背頂端像冠冕一樣安著金屬雙獅雕花。房間裡淡淡地飄逸著煙草味和咖啡味，晚飯后的工部局總董亨利顛地和新老工部局董事會總辦，正在這裡吸帶有很長煙管的土耳其煙，喝濃濃的南美咖啡。咖啡桌上還放著盒裝的呂宋雪茄。

亨利顛地是顛地家族在遠東的第二代傳人。他的父親湯姆斯顛地，1820年代在中國廣州會同他的兩個叔父蘭士特和威奇順開設顛地洋行，專營鴉片販賣，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和怡和洋行並列為遠東最大的鴉片商。顛地家族近年來漸漸擺脫名聲不佳的鴉片貿易，向金融和軍火業發展，堂兄約翰顛地是香港商會會長，正在籌建一家叫做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的機構，爭取在上海租界獲得印鈔權，取代東方匯理銀行的地位。

亨利顛地，29歲，中等身材，一頭卷發，寬闊雄偉的肩膀，兩隻明亮的藍眼睛，配上嘴角經常因微笑挂起的兩個酒窩，給人以容易相處的印象。不過留神觀察一下他的堅定目光，就可斷定他是一個有主見的人。今年4月，上屆工部局總董美國古董商人華地碼因腎病卸任回國后，租界租地人大會以高票選舉亨利顛地為新任工部局董事會總董。

新任董事會總辦古爾德是一個身材不高的年輕人，表情坦率，勁力旺盛。他是一個專業會計。亨利顛地看中他的精於查賬的能力，所以把他推薦給新一屆工部局董事會，取代英國領事麥都思舉薦來的前任總辦皮克伍德。皮克伍德卸任總辦后，被董事會聘為地產顧問。

凱塞克大班帶著高易走進來，皮鞋踩上那又厚又軟的英國紅地毯，腳步聲銷音匿響。凱塞克大班用最正規的禮儀把高易介紹給總董，然后自己回餐廳和其他貴客相敘。

“高易律師請坐，吸煙嗎？”顛地招呼高易，“土耳其還是呂宋？”

“呂宋，謝謝。”

顛地打開桌上的煙盒，撿出一根比母指還粗的呂宋雪茄，遞給高易。

“真巧，在這裡碰到你，”顛地等高易點燃雪茄后說，“你是工部局的土地估值官，又是懂法律的大律師。凱塞克大班和皮克伍德先生都向我推薦你。我有一個很困擾的問題，想向你請教。”

“我很願意效勞。”

“請告訴我，租界工部局有沒有征用土地的權利？”

” 這要看為什麼目的征用土地。 “

” 比如說筑路，工部局有沒有征用土地的權利？ “

” 有。 “

” 法律依據在哪？ “

” 《土地章程》第三條：‘凡道路馬路已充作公用者，今仍作公用。之后凡租地基，須仿照一律留出公地。’這裡講的‘之后’就是指簽定《土地章程》的1854年以后。這裡講的‘留出’，就是指在私有的土地上，割出一部分，變成公地，充作道路馬路。”

顛地臉上浮起酒窩，高易認定新任總董贊同自己的回答。

” 征用，應該是有償還是無償？ “ 顛地進一步問。

” 《土地章程》沒有提到。那麼就應該在大英普通法裡尋找答案。 “

” 大英普通法裡怎麼講？ “

” 大英普通法有兩個最基本的程序規則：第一，任何人或團體在行使權力可能使別人受到影響時必須聽取對方的意見，每一個人都有為自己辯護和保護自己的權利；第二，任何人或團體不能為牽涉自己的案件當法官。在征用土地的過程中，牽涉到工部局和業主兩方，所以有償還是無償，這兩方都不能當裁判，必須有兩方都能接受的第三方當這個案子的法官。 “

” 你覺得誰該是第三方？ “

” 這個第三方應該是既熟悉情況，又沒有牽涉到任何的利益。 “

” 你覺得英國領事館領事法庭合適嗎？ ”

“如果說，業主控告工部局無償征用土地，使業主利益受損；或是，工部局控告業主拒絕土地被征用，使公用道路受阻；這樣的情況之下，作為一件民事訴訟，是可以由領事法庭判決。但是，我相信，總董現在問我的是一個廣泛的土地征用政策，不存在任何特定的原告被告，那麼讓領事館法庭判誰對誰錯呢？ “

”高易律師，這真是困擾我和我同事們的地方。“顛地仍然保持臉上的酒窩，使律師明白，顛地的微笑是禮節性的，不是感情的表露。

然后，這個新上任的工部局董事會總董說起一系列跟征地有關的發展。首先，本屆租地人大會責成工部局加速構建道路網絡，因為修建現代化的道路對提升周邊地產的升值，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其次，以大英自來火房提供的煤氣使用，給照明和取火帶來顛覆性的革新，如何將這份革新普及租界，是工部局實現租界都市化必須跨過的一道門檻。還有，醞釀中的美租界和英租界合併一旦成為事實，虹口以北有大量土地還處在“泥濘的道路”狀態，需要工部局投入人力物力加以改建。再有，外灘需要開建一條新的人行道，以便在所有的路燈換成煤氣燈后重新植樹。最后，有的街區，相鄰的租地業主出於自身利益，提出相互有沖突的修路要求，催促工部局滿足。

“比如說，蘇州路北段的格裡布爾先生提出，接受煤氣管道經過他家地產的條件是，允許他收取執行這項工程所花費的5%金額，作為補償。而他的鄰居，蘇州路南段的桑德福中尉則提出煤氣管應該一律免費經過。所以，煤氣管道的鋪設，現在僵在蘇州路口。高易律師，面對這樣的局面，有沒有現成的法律答案？”

高易沒有馬上回答。他吸了一口雪茄，讓悠悠煙團從嘴裡吐出，平時並不吸煙的他，借吸雪茄的間隙，整理思路。這時，凱塞克大班已從餐廳回來，和其他三人一起殷切地等待他的回答。安靜中，大家能聽到從凱塞克大班有蓋的背心袋裡拖出銀鏈的懷表發出滴滴答答的響聲。

“對於剛才總董提到的局面，”高易終於出聲。“答案仍然可以在大英普通法裡找到。為了保持法律的穩定和公民對法律的可預測性，大英普通法有如下運用原則：找到適合的具有約束力的判例；或找到具有參考說服力的判例，作為判決當下案子的依據。這裡的判例，就是指已經判決過的前例。嚴格來講，上海英租界並不是英國殖民地，因為英國政府並沒有任命任何總督或行政長官，上海英租界社會實質是一個西人自治社會。運用普

通法的‘找到具有參考說服力的判例’原則，對上海英租界西人社會最具有參考說服力的社會是大倫敦轄下的32個倫敦自治市。這32個倫敦自治市擁有各自的土地權和獨立的警察團隊，這個情形和今天的上海租界非常相似，所以從這些自治市的市政建設裡找到上海租界市政建設的參考答案，是最符合大英普通法的。”

“你的意思是說，遇到類似問題，倫敦自治市怎麼解決，我們就怎麼解決？”總董顛地問。

“對。這樣做的好處是，一方面我們可以少走很多彎路，把大倫敦幾百年來累積的市政經驗搬來運用；另一方面，我們可以減少事情搞不定就找英國領事裁決的依賴，加強租界的自治能力。”

”那麼，根據倫敦自治市的經驗，又該如何征用土地呢？“到現在為止一直沒有啃聲的新總辦古爾德問。

”成立土地委員會，仲裁一切和征用土地開發道路有關的爭端。“高易放下雪茄，說道：“這個土地委員會成員由租地人大會推選一人，工部局推選一人，具有開發公用事業專長的工程師一人，共三人組成。這樣子的土地委員會組成，是借鑒大倫敦轄下的西敏市，由市議會，市政府，和專業人士三方面組成的市政建設委員會。這個土地委員會的存在依據是《土地章程》第5款裡所提‘至道路復行開展，有眾公舉之人，每年初察看形勢，斟酌設造。’對於每次土地征用的個案，如果同過去發生的判例類似，就用過去的判例作為有說服力的參考；如果沒有過去的類似判例可用，就得按照普通法的最基本程序原則，聽取有關各方的申訴后作出裁決。如有任何一方不服，那時才可作為民事訴訟，向領事館法庭要求判決。如果土地征用的個案牽涉到某個土地委員會成員的私人利益，那麼當事的土地委員會成員必須迴避，暫時出現的空缺由該成員所代表的一方再推選一人代理。”

”高易律師，你的方案面面俱到，“顛地的臉上堆起更深的酒窩。”請問我能不能祈求你幫個忙，把你剛才所說的寫成一份計劃書。我希望能把這份計劃書呈給下周的工部

局董事會周會，討論成立土地委員會。“

”很願意效勞。不過，時間上有點緊，能否再多給一個禮拜？“

”當然可以。瞧，我忘了你是租界的紅律師。今天，沒有事先的約定，就佔用你的時間，還派家庭作業讓你回家做，實在不好意思。“顛地用盎格魯薩科遜特有的彬彬有禮，把一件份量不輕的差事派給了高易。

“那麼，還有什麼其他事情需要我效勞嗎？”高易打算告退。

古爾德和皮克伍德同時向凱塞克大班遞去求援的眼色。

“古爾德先生和皮克伍德先生有一件小小的問題，想請你點撥。”凱塞克大班說。“這個問題和法律無關，隻是聽艾瑪講，你研究拜倫和米爾頓的著作頗有心得，又念過修辭學，所以對他們倆或許很有幫助。”

“兩位該不會要我作十四行詩吧？”

“或許更曲折一點，”頭發略禿的前總辦皮克伍德從西裝上衣口袋裡掏出一張紙，攤開桌上。“這是根據租地人大會責成工部局構建現代道路網絡而擬定的雛型，共有24條街道，在我卸任后，這是唯一一項我還不能干淨利索地交接給新總辦古爾德的案子。因為，說來可笑，這24條街道，盡管從寬度，路基，排水，照明，植樹都已附合現代都市標準，但是它們的路名，太隨意混亂，甚至出現不同的街道取同樣的街名。所以，想請大律師幫我們建立一個命名街道的規則，將這24條街道的名字理順，然后作為榜樣，推廣到整個租界，起到雛型的典范作用。”

”能不能告訴我這24條街道現在的街名？”

”南北走向的有黃浦灘路，橋街，江西路，柵路，廟街，老閘路，石路，蘇州路，錫克路，無名路，無名路；東西走向的有蘇州河路，香港路，領事館路，無名路，柯寬克路，法院街，花園弄，花園路，打繩路，海關路，教會路，北門街，洋涇浜。其中，用中國地名的有3條，用西人名字的有2條，用洋機構名字的有4條，用當地地貌的有9條，不明理由

的有3條，有街無名的有3條，盡管這3條無名街的路況是一流的。”

”從修辭學的角度來講，命名街名必需要易於記取，比如說南北走向的街道一律用同一類人名地名物名，東西走向的街道一律用另一類人名地名物名，這樣既對稱又有區別，容易記憶，容易查找。“高易列出命名街道的原則。

”能不能南北向的一律用蘇格蘭郡名，比如約克夏郡，克裡夫蘭郡，丹巴頓郡，阿伯丁郡，玻斯郡。。。東西向的一律用英格蘭郡名，比如肯特郡，南安普特郡，北安普特郡，伯明翰郡，默錫賽德郡。。。？“凱塞克大班欣然提出。

”大班先生，這樣可能不行。我曾經試採用蘇格蘭和英格蘭的人名來命名街道，結果遭到非英國公民，特別是美國公民的絕然抵制。他們，我指的是美國公民，要求用美國著名軍人的名字來命名街道，而這些軍人，多半是獨立戰爭時打英國人打出名聲的。請問用這樣的街名，我們英國公民能接受嗎？“素來圓滑的皮克伍德，真情流露，嘆了一口氣，”用英國人名不行，用英國的地名，預料結果相同。“

”像法租界那樣真棒，“古爾德放下長長的土耳其煙管，輕輕吹了吹熄火的煙具，”在法租界，法國公民佔壓倒優勢，可以照搬法國的人名地名。“

“大律師，你有辦法介開這個僵局嗎？”顛地帶著淺淺的酒窩問道。

”我們可以用中國的地名來命名街道，”高易回答。

四位聽眾的臉在淡藍的雪茄和土耳其煙的煙霧裡僵住了，就像挂在牆上的野鹿野牛的頭部標本那樣。有一瞬間，高易覺得他們會把自己轟出門去。但是，盎格魯撒克遜的涵養使他們保持住紳士的定力。

“用中國地名來命名街道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高易接著講：“一來，不會引起到底是英國還是美國的影響力在租界佔上峰的爭議；二來，方便已經在租界定居，人口遠遠超過西人的華人居民記住街名；三來，避免造成國中之國的感覺，將來對要面子的大清政府談判進一步擴展租界的領土時，減少阻力。”

“把租界裡現代化的道路網絡冠上土頭土腦的中國地名，你不覺得別扭嗎？”皮克伍德終於找到合適的措辭，表達四位聽眾的感受。

”伍德先生，你使我想起了莎士比亞在《羅米歐和朱莉葉》裡的名言：‘名字代表什麼？我們所稱的玫瑰，改了名字，不是芳香依舊？’同樣道理，冠上中國地名，有損這24條街道的現代風貌嗎？江海關的羅伯特郝德先生，不是穿著大清的馬褂長袍替大清收稅，從而保障大清歸還英法兩國鴉片戰爭的賠款嗎？“

”喬治，你的命名計劃具備參考說服力，值得考慮。“顛地在改換對高易的稱呼中表態，“請把它加到我剛才委托你寫的成立土地委員會的計劃書裡去。很過意不去，這麼晚了，又給你添了一件差使。“

”我樂意效勞。“

片刻后，高易帶著疲憊和富有成就感的心情，告別工部局大佬，在凱塞克大班的陪同下離開禮查飯店。

他回到江西路上的事務所兼寓所的時候，已近半夜。男跟班還沒有睡。

”高大人，有兩位客人等你很久，剛走，要我把這交給你。“男跟班遞給高易一張名片。

名片反面用黑墨水寫著：”高易律師閣下，我們明天上午來訪。”名片正面燙金文字赫然印著：“沙遜洋行大班索羅門沙遜”。